



海浪花(摄影) ■高利儿 摄

望雨兴叹

■陆友娉

早上醒来，伫立阳台远望，杭州湾依旧雨雾腾腾云沉沉，黄梅雨总是让我们生厌。今天画眉也没劲叫早了。白粥泡姜暖胃去湿，饭后泡杯红茶，坐在玻璃窗前发呆，俯看十字路口车辆在红灯时瞬间聚集凝止，雨季的刹车灯也长脾气了，接龙似的前一辆瞪着后一辆，警告缓慢停！绿灯亮起车流缓慢稀稀流动，有环顾四周转弯，有目不转睛斜视直行，在待行区发呆片刻……后疾驰各奔东西，车轮压过水分饱和的路面，湿漉漉的声音由远及近，由近及远，后消失在行道树的绿荫里。最搞笑洒水车依旧跟在车流中多此一举凑热闹，帅哥刘文正想不到他的《兰花草》此刻真的被嫌弃。各种车轮与水泥路面的磨擦声音循环往复，不绝于耳，声音都往上走，两层玻璃隔音降噪也不力，甚觉烦躁，查今天中雨，明天小雨，阳台挂满衣物，潮气已使吊顶的石膏与水泥脱离，阳台地面碎片散落，墙体接缝处的墙纸已皱起，阳台上的多肉化水了。

唉，望梅雨季快点退去。

雨刮器狂刷到乡下，撑把长柄伞，站在池塘边看荷花，发现暴雨中的荷塘别有一番生趣。碧绿的荷叶小伞仰脸向上，双手捧住从乌云里落下的雨滴小娃，小娃落下立即显形，晶莹剔透，粒粒饱满分明，在伞里成调皮滑板少年，一边晃荡一边聚合，长柄荷叶伞满负荷时就开始左右摇晃，一不小心平衡失调，荷叶似歪嘴大勺子，水从低出口处成线状泻下，落到下一台的荷叶里，如此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忽而近处，忽而远处，整个荷塘似架子鼓东击一下西敲一下，冷不丁有荷叶倾覆翻翻，叮叮咚咚隆隆响。一池青荷在积雨中承接天上掉落的珍珠，奏响大自然的生命交响曲，时急时缓，时疏时密，池塘里边的水慢慢地漫过了踏脚洗物的水泥平台。我在池塘边呆立着打湿鞋子也不觉着。

东边乡间公路上不见行人，偶尔车辆急驶穿越雨幕。

想起小时候雨天上学，穿着雨披，或撑着黄布竹头雨伞，黑色高帮套鞋，花布书包里备好一双布鞋，到了学校，脱套鞋换布鞋，套鞋放在桌子下面透气，回家前再换过来。也有穿一天套鞋，晚上脱下鞋子，发现小脚都泛白起皱，现在想来伤心难过！遇夏天黄梅季节温度高了，都是卷起裤腿赤脚走在泥泞的小路上，小脚受力面小，要踏实一脚，才能提另一脚。如果不小心小脚打滑，朝天一胶么变成泥小团，布书包泡泡水，书本啃泥巴，嚎啕大哭回家。如果夏天浸泡时间长了，踩路的人多了似和稀泥成了面糊，到学校裤腿上沾满泥浆，在教室外面的檐水沟里洗一下即穿上布鞋，湿漉漉地半天才回家换裤子。这时候雨季往往衣裤换不过来，阴凉处毛竹杆上潮湿半干的衣服扯下来也穿上了，身上一股浓浓的酸味。如果雨量不大，泥土刚浸湿表面一层，这时泥巴像浆糊有粘性，走一脚带出一个脚印的泥巴，鞋子越来越重，好似长跑运动员负重训练，要双脚用力甩去粘附的泥巴，再跋涉……

你现在能想象一个一米出头的小小团穿着雨衣，背着书包摇摇晃晃走在乡间泥路上的情景吗？但幸运泥路很纯净，无玻璃石片等，大胆放心地玩耍，赤脚看泥糊从五个脚趾缝里冒出来很爽，起得早就可以看到一串歪歪扭扭的小脚印从家延伸到学校门口，那是爱上学的小脚印。慢慢地走的人多了，脚印就杂了，大大小小，深浅不一，乱糟糟的泥路慢慢地被太阳晒干，从面糊变泥胶到软泥，最后被过往行人踩平，这样一年四季反复，上学路上的艰难最近居然忘记了。

好多年后才村村通水泥路，小孩上学下雨走路平稳了，雨停即干……现在想来都变成乐趣了，现在的小孩都没机会经历，只能望雨兴叹吧。

天气预报即将雨止，回神一笑，心情瞬间天清气朗。

下一颗巧克力

■解文霞

还记得小时候看电影《阿甘正传》，主角阿甘智商偏低，在学校受到其他孩子欺负，一心想要躲开欺负他的孩子，被同伴鼓励后，他开始努力跑着躲避别人的捉弄，就这样，阿甘不仅躲开欺负他的孩子，后来还凭借着跑步，进入了大学；大学毕业后他应征入伍，后来在战争中，认识了一位热衷捕虾的战友，为了信守对战友的承诺，他专心捕虾，还成立了捕虾公司，捕虾公司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，让他成为富翁；失去爱人后，为了不去思念珍妮，他又开始专注于奔跑，好像跑得越快，就可以把记忆抛得越远，最后竟然横跨了整个国家，再次引起了轰动，成为名人。

影片最后，阿甘吃着巧克力，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。那时候年纪小，没有看懂阿甘的话，觉得很奇怪，生活怎么会像巧克力呢？

支教时，我第一次参加教学比赛，作为一名新手老师，毫无经验和把握。我一边认真准备，一边担忧付出没有回报。字斟句酌修改完书面材料后，我接着录制教学视频。为了上镜效果，我换上新置办的杏色长裙，扎起马尾，画上淡妆，放松面部肌肉后，站上三尺讲台，大声讲述着精心准备的内容。原以为很快可以完成，没想到录制中途出现了各种情况，不小心口误，被上自习的同学打断，相机没电等。不知不觉中，窗外早已乌黑，视频依然未能成型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嗓子干哑，身心俱疲，开始质疑自己的努力。仰头放松脖颈时，忽然看到漫天闪亮的星星。这些无言的星星这么努力地发光，又何尝想过为了什么结果呢？那一刻我释然了，何必琢磨什么时候能够完成，何必在意结果，无需多想，只管认真去做。

第二天，我再次站上讲台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演讲，继续着未完成的录制。几个月后比赛结果公布，我竟然获得了一等奖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既喜悦，也平静，我忽然想起了阿甘，童年的疑问有了答案。生活确实像巧克力，究竟是什么味道需要自己去品尝。

我和电影里的阿甘一样，都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味道。但我越来越明白，用心做好当下就好，因为人生在每一个未知的时刻都蕴含着希望。

运河水长长

■徐惠庆

大运河在屋旁流过，阳光投射在水面，泛起闪闪光亮。一幅青砖黑瓦的小房子，哥哥从睡梦里醒来，推醒了弟弟：“快起床，要去菜地浇水了。”

去菜地浇水是母亲交给兄弟俩的任务。菜地就在大河边，兄弟俩抬着水桶去河边舀水，又抬着满满一桶水走进菜地，在菜畦上泼洒清水。河水清澈，成群的鳊鱼浮上水面游来游去。几艘大船从南驶向北，又有几艘大船由北往南行驶。

这对少年，小的是我爸，大的是我爸的三哥，我叫他三伯。

经常听爸爸讲他与三伯的事。三伯去了新疆工作，吃不惯新疆的面食，写信给他弟弟（我爸），让我爸寄些家乡大米过去。每年秋收时节，爸爸就去邮政所给三伯寄去一袋家乡大米。三伯说，用家乡大运河水浇灌成的大米洁白透明，用家乡米煮的饭就是好吃。

爸爸说他与三伯的往事，经常与大运河联在一起。那时候我们住在小镇的南门，大运河沿镇而过。河上有一座古桥，名三官塘桥，走过高高的桥面，对岸就是乡村。夏天的时候，爸爸与三伯去运河游泳，抱着门板跳入河水。三伯水性好，很快游到了对岸，回头看见弟弟手里的木板滑脱了，人在水中乱扑腾，眼看就要沉入水中。三伯拼命往回游，把弟弟推到岸边，终于脱了险。爸爸每次回忆这事就感叹说，好在你三伯救了我，否则就没今天了。

大运河里鱼虾特别多，兄弟俩用竹竿做成鱼竿，挖些蚯蚓当鱼饵，去运河边钓鱼。没多少功夫，就能钓起十多条细长的鳊鱼。河里有很多鱼，还有河蚌和螺蛳，水位下降的时候，兄弟俩跟着大人趟入大运河，在浅滩边摸螺蛳，趟入深水处能摸到河蚌。我奶奶蹲在石埠上，边洗衣服边看住两个在河水中嬉耍的孩子。

我也喝着大运河的水长大，长

成了青年，进入到中年。

小镇上的人们，在大运河水岸边缭绕的薄雾里醒来，推开“吱呀”的窗门，每天提起竹篮出门买菜，或生起煤炉煮粥烧水，烟火味氤氲其间。夏夜，他们徜徉河畔，看柳丝轻摇，听蛙声欢鸣；或搬一张竹床，支一顶蚊帐，在轮船的呜呜声里纳凉聊天。我手捧一本书，徘徊在大运河畔小路上，取一片宁静，在文字里遥想外面的世界。

傍水而居的运河畔人家，日子过得恬淡、简单。

远居新疆的三伯八十多岁了，思乡心切，愿在有生之年再回家乡走走，去大运河边看看。

小镇在夕阳的余晖里宁静而祥和，三伯步履蹒跚地漫步在幢幢新楼间，问我爸：“我家老房子的地基在哪里？小时候爬高掏鸟窝的大树怎么不见了？三官塘桥还在吗……”爸爸说，变了，发展得太快了，连我也认不出来了。

三官塘桥得以重建，保持了原

来的样子。三伯抚摸着石桥顶上的团花浮雕，久久无言。他的脑海里一定正在闪现一个个镜头，母亲牵着他的手走过石桥，父亲带着他去河边捉鱼虾，他与弟弟在运河里嬉水欢闹。三伯喃喃着说：“桥还在，水还是清的，好，好。”

大运河流淌了两千多年，承载了无数的船来船往。如今河里船少了，但河两岸的楼高了，公路四通八达，路上车流不息，行人的穿着也崭新漂亮了。三伯和我爸边走边回忆，他们的思绪跳跃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里，我静悄悄站到一边，不去打扰这对老兄弟。

三伯突然说：“好想再去河里游个泳，摸螺蛳摸河蚌啊。”爸爸问：“还记得救我的事吗？”三伯说：“怎么会忘啊，你在水里扑扑扑，像一只掉入河里的小猪……”两个老头开心地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像两个调皮的大孩子。

大运河里有货船南来北往，偶尔拉响汽笛，笛声清亮而悠扬。

木槿的舜英舜华

■盛叶珍

立夏一过，木槿花含苞待放。木槿也许是最早的园林植物，木槿花色泽秀丽，典雅端正，深得古人喜爱。古诗中的舜，即舜，指时间的短暂。给木槿取名为“舜”，大概是因为木槿花开的时间非常短暂，朝开暮落，不到一天就自然凋谢。然而木槿的花量却很大，一朵花儿败，就有一朵花儿开，花开的日子接连不断，直至立秋之后才肯慢慢降息。

《诗经》用“颜如舜英”“颜如舜华”来形容一位女子的美貌，说她长得像木槿花开的样子，体态轻盈，婀娜多姿，身上的玉佩随着车行的节奏，发出铮铮锵锵地响声，诗人赞叹这位颜如舜英的女子，说她美得像孟姜一样，闲雅端庄，让人过目难忘。

庭园赏花，闲雅人士细看的是木槿花开开落落的景况，陶渊明向往的桃花源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

山，木槿一定也是围院的篱笆。夏日赏槿，秋日采菊，菊可解燥，槿能除秽。试想一下，深居大山，没有槿和菊那几样既让人赏心悦目，又无需费心照料，况且又能在家居休闲中派上用场的花草植物，又怎么能够真正地做到“小隐隐于野”的舒心和风雅呢。

小时候，老家的自留地周围就是用木槿做的围栏，那时没有人叫它木槿，大家都称它荆荆头。各家的院子都是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，一人多高的荆荆头成了院子与院子之间最密实的分水岭。高高的荆荆头篱笆，遮住了外人的视线，也挡住了乡村通往外界的脚步。院子里是青砖黛瓦的屋子、芦竹盖顶的猪舍，东边种菜、西边养猪，蔬菜成行，瓜果遍地。当荆荆头叶子碧绿碧绿、冒着油光的时候，枝头上就开始鼓出粉色的花苞。立夏之后，篱笆墙上的星光点点，粉扑扑的木槿花不断开放，相伴着自留地里的黄瓜花、南瓜花、蕃茄花，引得蜜蜂、蝴蝶成

群结队地来院子里盘旋、飞舞，直至整个长夏。

木槿除了站在那里做忠实的卫士外，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不断地贡献出槿树叶，给院子的主人用来洗头。过去洗发是一件重要的事，不是三天两头可以做到的。只有在孩子们的星期天，家里的大人又不用下田去忙农活，并且还要遇上出大太阳的日子，才会被安排出来沐浴洗发。因此，各家各户对待洗发，就像过节那样，隆重、快活。

难得洗一次头，槿树叶必定要摘得又大、又厚、又绿。好的槿树叶必是那些乌亮乌亮，绿得发黑且又透着油光的，叶面上常会粘着一些小小的黑虫，不用摸就感觉有一种粘糊感。采了槿树叶，必定要先去湖边清洗一下，用手轻轻地把手小小的黑虫、灰尘捋掉。面对面搬两个板凳，一个坐人，一个放上装半盆水的洗脸盆，把干净的槿树叶放进水盆里，慢慢地揉搓、揉搓，直到树叶被搓得又碎又软时，清水就变成了

青绿色的油，用手一抓感觉厚厚的，瞬间又滑掉了，那样又稠又滑的，洗出来的头发才能又黑、又滑、又亮。试想一下，一群活泼的农家姑娘，在大好的太阳底下，晒着乌溜溜的长发，唱着清脆脆的田歌，此时若有诗人经过，必定也会发出惊叹的赞叹，《诗经》中“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”的场景也不过如此罢。

诗人们最喜欢用花开形容女子的美貌，而唐朝的皇甫曾却说“愁心自惜江离晚，世事方看木槿荣”，木槿花的朝开暮落，让他顿觉人生短暂，富贵荣华如浮云一般都会转瞬即逝，由花落的无奈生发出了无尽的苍凉。

但在木槿树下长大的我，却从来就不管什么舜英舜华，只记得小时候的那些木槿花，每一朵都那么红、那么大，不知道哪一朵才刚开放，也不知道哪一朵正将落幕，只看到高高的木槿树上层层叠叠的花红叶绿，从夏到秋，从来也没有落寞的时候。

我与老师(微小说)

■马河静

太阳刚从东边露出鱼肚白。我与爱人顺着新修的公路晨练，大老远过来一个人说，真是太巧了，正准备往你家去。他说：“我是李萌萌的爸爸，萌萌眼睛有点近视，坐在教室后面看不清黑板，请你帮忙往前调调。”我说萌萌不近视吧？他说有一点，往前坐坐你也能多关照一些。说着他掏出个红包塞给我说，拜托了。说完，他一路小跑离我而去。

我们往回走，看见路边有家刚开的炸油条店，就对爱人说在这儿吃吧。我去端豆浆回来，爱人指了指她边上正在低头吃饭的一个老头。我仔细一瞧，是我多年不见的小学老师。爱人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我从衣兜里掏出钱替他付了。

转身我问：“张老师，你好。”“我眼花，你是……”“我是南山。”“南山，哦——小洼村的。”老师立马操着课堂语言，用筷子在桌上敲着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你，学习，很努力，就是，语文弱。”

瞬间我变成了小学生：“是，我记得我把‘尊严’写成了‘尊产’，你用教鞭打了我手心。”“该打就得打，不打，没记性。你可算术好，回回考试都是五分，二十以内的加减法不用数指头。”

“所以我以后当了数学老师。今早你吃了两根油条，一根一块钱，两根两块钱；一碗豆浆一块钱，这道混合运算，一共是三块钱，对吧？”我笑着说。

“呵呵，对，对。”老师也笑了。

“我给你打发了啊。”

“啥，你掏了，不行。”张老师皱起眉头，似乎我伤了他的尊严：“你叫我啥？老师，对吧？老师哪能吃学生？”说着他从口袋摸半天掏出几个硬币，一枚一枚数着放到我的跟前。我急忙把钱推了过去，解释说：“这不叫吃。巧遇嘛，等啥时候再遇上了，你替我打发。”

“不！我这一把年纪了，啥时候能碰上？”

听了老师的话，心里有几分酸楚。茫茫人海，相知几多，见一面少一面。像今天这样，毕业多少年偶然相遇，还能再见面吗？不知道。生命中有多少人都是这样，不知不觉就离开了你，再也没有见过。

我深知老师的倔强，就打趣说：“老师，东边太阳一大堆，有的是机

会，说不定在大酒店碰上，我吃山珍海味，你都替我打发了。”

老师沉思片刻，说：“好好。”朝我身上拍了拍，又聊了几句颤巍巍地走了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我想起了村边的小学。我上三年级的时候，一次请了病假，张老师到家里给我辅导功课。出于感激之情，我把在针织厂发的秋衣送了他一件。他高低不要，我硬塞给了他。走后，我发现了他悄悄塞在我书本里的五毛钱。

路边有个卖青菜的，水灵灵的，一块钱一把。我捡了两把，从口袋掏钱付账，却发现了老师的三枚硬币。我想了想一定是老师趁我不注意，把钱装进了我的口袋。

我掂了掂硬币，想到了李萌萌爸爸的红包……